

A-0127

航行日记 的秘密

〈南斯拉夫〉 米利威·马托赛茨 著

王 志 冲 译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航行日记的秘密

〔南斯拉夫〕 米利威·马托赛茨 著

王 志 冲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航行日记的秘密

〔南斯拉夫〕米利威·马托赛茨著

王志冲 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83,000 字

1981 年 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2,300

统一书号：10106·852 定价：0.57 元

主要人物表

伊维扎 七年级学生，“哈贡勃”小队队长

西 茂 伊维扎的同班同学，“哈贡勃”小队队员

亚 申 伊维扎的同班同学，“哈贡勃”小队队员

雅柯夫爷爷 河边磨坊的磨粉师傅

警察局长 中尉

季扎 伊维扎的妹妹

陶尔白道 德国法西斯快艇艇长，大尉

贝 洛 劳改释放犯，流氓

黑 炭 贝洛的同伙，流氓

耷拉耳朵 流浪儿，小流氓

目 录

1. 一连串大事发生以前·····	1
2. 河畔的中午·····	10
3. 航行日记的秘密·····	22
4. 小队长麻痹大意·····	27
5. 在雅柯夫爷爷的磨坊里·····	37
6. 印第安人河边打埋伏·····	55
7. 神秘的陌生人·····	74
8. 《红鼻子》酒店里的密谈·····	86
9. 红野牛要剥取带发头皮·····	111
10. 谋害沙尔戈·····	127
11. 黑夜吞没了小船·····	137
12. 怎么办?·····	155
13. 意外的谈话·····	165
14. 迎接客人·····	173
15. 雅柯夫满腹疑团·····	182
16. 事情发生在同一时间、五个不同的地方·····	194
17. 意外发现的影响·····	214
18. 陶尔白道是输是赢?·····	223
19. 行凶杀人·····	234
20. 结子在解开·····	245
21. “举起手来!”·····	257
22. 冒险结束·····	273
23. 一连串大事发生以后·····	279

1. 一连串大事发生以前

河畔的一户人家。三个男孩和一只狗。小船的来历。这条小船在以后的一连串大事中，将起重要作用。亚申的妈妈、小姑娘季扎等人，在波澜起伏的惊险故事里，大概不是当主角。不错，你们猜着了，本书是要讲这个曲折离奇的故事，不过头一章只字未提。

土丘脚下，河水潺潺流淌，土丘上面有一幢小屋子。这户人家俨如哨岗，守卫着县城。它好象独处城郊，其实从它的窗口望出去，最近那条街上的情景尽收眼底。有人把这幢屋子当作县城边缘的标志，也颇有道理。小屋和篱笆围绕的院子毗连，有条小路从河边直通这院子。

公路旁生长着野莓丛，透过丛丛野莓，能望见一条狭谷直伸到水边。这一带河面开阔，水流缓慢。在河湾那儿，水势变得湍急，两岸长满柳树，枝干灰褐，绿叶纷披。这里，波浪喧闹着，不住翻腾，撞击裸露的树根。每逢多雨季节，水位就陡增，不过总淹不着土丘上的小屋子。

乍一看去，这幢屋子似乎显得孤零零，有点儿冷冷清清，其实倒是充满生气。这儿住着伊维扎和他那天真烂漫的妹妹季扎，当然罗，还有为他们操心的爸爸妈妈。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座矮木棚，正面开个洞门，表明这个公馆里住着一只狗。这是沙尔戈。在世界上，它最爱伊维扎。什么原因是很难猜出来的：伊维扎喜欢在田野上闲逛，沿着河岸溜达，沙尔戈总伴随着他。



谁都知道，小孩子和狗，都特别喜欢空旷的场所，在那儿可以痛痛快快地玩，用不着担心被障碍物挡住去路，到不了选好的目的地。

也有叫沙尔戈讨厌的，那就是壮壮实实的雄猫盖勒。除了布娃娃，这只猫就算是季扎的心肝宝贝了。盖勒好打盹儿，两眼绿莹莹的，毛色在阳光下变幻不定。虽然季扎明显地偏爱盖勒，沙尔戈却不嫉妒它。沙尔戈并不渴望博得季扎的欢心，还有个缘故，就是小姑娘活动的圈子小。她自己从不越出一步，还竭力用这个圈圈来限制沙尔戈的自由，这就只会让沙尔戈觉得没劲儿。狗按照本性，不喜欢猫，尽量避免跟它打交道。自然，沙尔戈并不去触犯盖勒，只是每当雄猫试图靠近过来的时候，它才示威地汪汪叫。

读者是得认识一下住在那幢小屋子里的大人。详细介绍则没有必要。他们热爱劳动，心地善良。他们照管着子女，

活儿干得很多，但是从来不抱怨现状。

伊维扎有两个朋友：他的同班同学西茂和亚申。得交代一下，那是一所老的县立学校，他们读七年级乙班，就在底层走廊靠左边的第一间教室。如今正在建造一所新学校，将比老学校更加宽敞明亮。这非常及时，因为在这个小县城里，许多男女儿童正在长大起来，需要安排入学，需要进教室占座位，而这所使用年代过久的灰色楼房已经容纳不下了。

伊维扎还在上学念书以前，就跟西茂认识。西茂的爸爸是皮匠师傅。有一回，伊维扎的爸爸妈妈去补鞋子。当他们告诉皮匠师傅要怎么怎么补的时候，伊维扎和西茂在一起玩了。接着，为了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两个孩子打了一架，闹得好凶，结果都挨了一顿骂。可过了几分钟，两人又要好了。



进了学校，伊维扎认识的第一个男孩子是亚申，因为老师让他俩坐同一张课桌。瘦小的亚申想妈妈，直掉眼泪。伊维扎安慰他，其实自个儿心里也不是滋味儿：教室里有那么多陌生孩子呀。

“咱们一块儿吃蜂蜜面包吧，”亚申到了能忍住眼泪的时候，轻声

轻气地提出。

伊维扎点头同意，随手递给亚申一只红艳艳的大苹果，算是交换。两个小男孩起劲地嚼着啃着，直到老师发觉，叮嘱他俩上课不能吃东西，要吃也得等下课以后。老师用的是和蔼可亲的语调，两个刚入学的孩子却吓得赶紧端端正正坐好。如今他们已经不做这类傻事了，至少做得小心多了。孩子们长大了整整七岁，摆出挺神气的样子，居高临下地看低年级的小不点儿，其实他们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矮小。

直到现在，伊维扎和亚申还是同桌。他俩和西茂成了难舍难分的三个好朋友。

亚申的妈妈吉丹，发觉儿子跟伊维扎坐在一块儿，总感到不大称心。她觉得，这个来自河畔小屋的男孩子，明摆着不配和她的亚申结伴。对于西茂，她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亚申的妈妈认为，她的孩子出身高贵，她自己是位真正的夫人。要知道，她家在县城中心的一条主要街道上，并且住的是二楼呢。

有一天，亚申的妈妈去拜访老师，要求给她的儿子换座位，或者把儿子的同桌调开——两种办法，请老师斟酌处理。

老师询问提出这个要求的原因，但是没有听到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老师说，他对全班学生一视同仁，决不能考虑用这种方法对某个同学另眼相看。

亚申的妈妈对老师可恼火了，然而她这么出师不利，碰了钉子，亚申心里倒挺得劲儿。

亚申的妈妈没有再作新的尝试。不过，她多次申明，无

论如何要采取“适当措施”，最终“把事情安排妥贴”。亚申每次听到她气呼呼地说要“把事情安排妥贴”，都觉得忐忑不安，幸而暂时还一切照旧。

伊维扎和西茂心里有数，亚申的妈妈对他们两个看不顺眼，不过，这并没有使他们太懊丧。亚申对两个朋友说，所以发生这种情形，全是因为他的妈妈以“真正的夫人”自居。这么一来，“夫人”这个词儿，在孩子们心目中，便有了奇特的含义。

正是这个缘故，虽然亚申觉得跟别处相比，伊维扎家附近玩起来最开心，他只要能偶而去一次，就心满意足了。放了暑假去找伊维扎，可以玩得畅快些。不过，亚申还是不能想去就去的。

至于西茂，他什么时候想找伊维扎，就可以去找，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觉得没有什么不妥贴。他们觉得伊维扎这孩子挺好，那么，只要西茂自己喜欢，干吗不让他们一块儿玩呢？西茂跟亚申不同，他家不在县城的主要街道上，而是在不大看得见二层楼房的地段。离伊维扎家近得很。



如果教室里有张三课桌，西茂肯定要去跟伊维扎和亚申坐在一道。唉，可惜没有这样的课桌，所以西茂只得安下心来，坐在两个好朋友的背后。

好在这个矛盾眼前不那么突出，三个孩子没有空想着要坐那种叫人称心如意的课桌。学校要放暑假啦，两、三个月来，三个人在大动脑筋，详细地制定内容丰富的计划，要在暑假里实现。伊维扎的小船，在计划里占着中心位置。

早在开春的时候，伊维扎就成了真正的小船主人。这件事儿得交代一下。

自然，小船不是谁送给伊维扎的。他爸爸也没有钱买船。小船是伊维扎在矮树丛旁边的河湾那儿发现的。河里一股混浊的水流把小船冲到这儿，谁也弄不清它的来历。这条河几乎绕过全城，所以，小船也许是从一座大桥底下漂过来的。很可能，小船在半夜里断了缆绳，没有人看到，就在河面上顺流而下。

反正就是这么回事儿。关键是小船在矮树丛近旁，在河湾那儿搁浅了，要不，伊维扎不会看到它，如同不会看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另外，要不是沙尔戈在场，伊维扎也发现不了这条船。那天，沙尔戈照例伴随伊维扎沿着河岸溜达。狗跑在伊维扎的前面，一路上仔细地东闻西闻，显然是盼着闻出兔子的气味。沙尔戈喜欢追逐野兔，虽然实际上兔子跑得快，很容易甩掉它。

忽然，沙尔戈汪汪地叫起来。伊维扎一点也没在意，因为他专心致志，正忙着割下柳树枝，做成挺好的小笛子，这

种柳笛能吹出响亮的颤音，传得老远。

主人明显的忽视，没有使沙尔戈困惑不安，相反，这狗叫得更响了。它一会儿把鼻脸伸进树丛，一会儿扭过头来望望主人，非要引起主人的注意不可。沙尔戈的努力没有落空。伊维扎心想，这狗不会无缘无故叫个不停呀，就走过去，要弄明白沙尔戈为什么这样兴奋。

这一带河岸陡峭。每当春汛和秋汛期，水流冲刷着它。柳树低低地垂向水面，它们那些裸露的根，曲里拐弯地抓住土层。沙尔戈见伊维扎走过来，激奋地再次欢叫。这狗把鼻脸伸出陡岸，仿佛指点着什么东西。伊维扎拨开柳条张望，不由心头怦怦乱跳。随便哪个男孩子，遇到类似场合，心情大概都是这样的。

一条小船，被树根缠住，在水面上微微晃动！多么出色的小船呵！伊维扎除非梦里才敢奢望得到这么一条船。这船用整段橡树干刨成，沿岸的农家都是这么造船的。你在县城里看不到，伊维扎可见得多了，因为他家不在城里，而在郊外。

沙尔戈拉开一些距离蹲下，对伊维扎瞧哇瞧的，好象在问：嗨，你这下说什么好呢？我差点儿喊破喉咙，你才赏脸朝这儿望一眼！

伊维扎从如获至宝的惊喜中清醒过来，又是蹦又是跳，大叫大嚷：“沙尔戈，咱们有条小船了，真正的小船哪！”

伊维扎冲到沙尔戈跟前，热烈地拥抱它。狗趁这好机会，伸出红粉粉的舌头，在主人脸上舔了一下，伊维扎快活还来不及，没顾上生气。然而，他的快乐当中也夹杂着忧虑。

“如果船主人找来呢？沙尔戈，你说那该怎么办？”他犯愁了。

沙尔戈挥一下尾巴，似乎想说：真的，我不知道。这事情你得自个儿拿主意。我只不过是一条狗，替你找到小船，已经算尽到了责任。以后的事情，我不敢保险。

“船主人找来的话，一点办法也没有，”伊维扎叹口气。“我们归还小船，事情就算完了。”

伊维扎一阵风似的跑回家，取来几件必需的用具，把小船弄进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小河口。

伊维扎的爸爸向所有的亲戚朋友打听，有没有人偶而提到过丢了小船，有的话，可以上他家认领。尽管这样，还是没有谁来认船。

小船在小船坞里停靠着，直到放暑假。

从这番根由始末不难断定，的确是沙尔戈找到的小船。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功劳失去了意义，连它自己也并不热衷于以这一重要发现史上的主角自居。看来，只要伊维扎称心，它也就满意了。

说到底，狗要小船干什么呢？

小船对于男孩子才是有用处的。

除了伊维扎，不少男孩子有小船。有个孩子自封为巨轮的船长。伊维扎也把自己想象成船长。在他的幻想中，挺小的船变得跟竖着好多烟囱的轮船一般大，忽而又成了大帆船，篷帆迎风抖动，簌簌发响。可别责怪伊维扎想得海阔天空，哪个男孩子不爱把自己想象成丰功伟绩的创造者？伊维扎跟他们没有什么两样。

伊维扎的爸爸给做了两支桨。这么一来，单等学校放假，小船就随时可以出发航行啦。近些日子，三个孩子的主要话题就是船。

即将来临的暑假，跟以往的每个假期都大不相同。看样子，小船会给孩子们的暑假带来新鲜东西。到了漫长的冬日，他们回忆起来，一定津津有味。

不错，这年夏季发生的一连串大事，确实异乎寻常、变幻莫测，三个孩子出乎意料地成了这些事件的参加者，并且表现得勇敢非凡。

本书描写三个男孩怎样卷入事件，这些事件惊心动魄，并非人们每天碰得到的。

2. 河畔的中午

水怪正是在中午出现。捞起来的奇怪东西叫沙尔戈大失所望。孩子们猜想他们将建立丰功伟绩，不是没有根据的。

中午。在阳光照耀下，河面缀满金色的光点，闪闪烁烁。到处蒸腾着热气，仿佛是从烤着圆面包的大炉子里升起来的。

三个孩子坐在岸边柳林里。他们刚从水里爬上来，把黑黝黝、湿漉漉的脊梁朝着太阳。沙尔戈钻进树丛，昏昏欲睡地眨着眼睛，伸出舌头，象一面前端尖尖的小红旗。它热得怪难受，可是不打算跑到水里去。它时而抬眼瞧瞧孩子们，又象不忘职责似的嗅嗅空气。

阵阵钟声从城里传来，宣告到了正午。

“咱们钓鱼好吗？”伊维扎问，“没准儿会钓上来几条。”

他把搁在旁边的、自己做的钓竿拿起来，又从铁皮盒里取出一条肥滚滚、滑腻腻的蛆虫。标明“婴儿爽身粉”字样的铁皮盒上，画着一个小姑娘的脸蛋，那鼻子眼睛跟伊维扎的妹妹可象啦，好比两滴水珠。

“会不会突然冒出一个水怪呀？”亚申惴惴不安地说。“水怪正是在中午出现的，这你们总该知道吧？它一把抓住你，

就拖进漩涡！别指望从那儿活着出来……”

“亚申，你瞎扯！哪个活人见过水怪呢？我爸爸讲，那全是愚蠢的谎话。还有人说，有一种鲶鱼，会唱歌呢！那也是胡说。对这些事情，我爸爸心里最清楚了，因为他从生下来到现在，一直住在河边，从来没看到过什么水怪出现，也没听到过一条鲶鱼唱歌。是的，爸爸讲过，要是有水怪出现，把河边的小流浪者好好揍一顿，那倒挺不错——他这是冲着我说的。这话不过随口讲讲罢了。我心里有底儿，他是开玩笑。”伊维扎一面把蜷曲着的蛆虫挂上钩子，一面继续往下说：“即使真有水怪，它也斗不过我的。沙尔戈一下子就能闻出水怪的气味。它别想偷偷靠近我。我的沙尔戈可不是好惹的，它准会狠命地咬水怪，咬得水怪赶紧打消向我袭击的念头。”

伊维扎一提到沙尔戈的名字，那条狗就扭过头来望望主人，仿佛在证实他的话没错。

“水怪终归是有的，”亚申仍不退让，“好象你不知道似的，瘸子马尔科亲眼看到过水怪呀。那水怪两眼死盯着马尔科，眼珠子凸出，一包水，跟鱼眼珠子一模一样……它头上没有头发，却长着绿色的水草；它没有手，却有一对跟鹅一样的翅膀。马尔科只是没看清楚水怪的脚步是怎么样的，因为它半个身子泡在水里……”

西茂撇嘴一笑：“这个马尔科活象真的看到过水怪！多叫人纳闷儿，水怪怎么没把他拽下水去？八成马尔科当时又跟往常一样，醉成了一摊泥。有一回，他把我们邻居家的猫当成变形妖魔——那只猫跳到路上，跳到马尔科鼻子跟前，他就拚命逃，连拐杖也脱手了。我好不容易追上他，把拐杖交

还给了他。不错，马尔科问我有没有看见变形妖魔。我说，那明明是达拉婶婶家的猫，哪儿有什么变形妖魔。马尔科听了，反而大发脾气，吓唬我，说要用拐杖在我脊梁上画出达拉婶婶和猫。我赶紧从他身边跑开……谁愿意把脊梁交给什么画家去乱涂呢！你的马尔科是个可怜的醉鬼，是个吹牛大王，就是这么回事儿。”

“可我得告诉你，”亚申不服输，“水怪没把马尔科拽下水去，是因为他赶忙念咒语破掉了水怪的一切法术。马尔科连吐三次口水，飞快地念念有词：‘绿毛妖魔，绿毛妖魔，爬回漩涡！’水怪惊叫一声，顿时没了踪影。这事情恰恰整个儿发生在中午。当时马尔科把脚伸进河水，想凉快凉快。”

“马尔科真要看见水怪，他才不会吐口水呢。水怪只消抓住他的一只脚往下拖，他就完蛋罗。”西茂肯定地说。

“准会吐口水！”亚申一口咬定。“咱们打赌，他准会吐口水的！黑猫也的确是变形妖魔。我姨妈也这么说来着。”

“哪个姨妈？”伊维扎吃了一惊。“别是那个戴阔边帽子的大块头女人吧！她一说话，嘴里咝哩咝哩的。我一见你的这个姨妈就害怕，比看见变形妖魔更害怕。”

亚申心里感到委屈，怎么能这样议论他的姨妈、他的玛丽雅姨妈呢。是的，姨妈确实长得胖，而且说起话来，不仅带着齿音，咝哩咝哩的，而且鼻子里老在哼哼。可是，这关别人什么事儿！玛丽雅姨妈是见过大世面的夫人，她爱回忆那种经历。虽然妈妈也不大喜欢她，管她叫“锅炉”，其实她并不怎么坏。

“你的姨妈怎么会胖成那种样子的？”西茂不罢休。“我妈